

# 照亮童年的萤火虫

□ 施崇伟(重庆)

夏夜，一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几个孩子围着奶奶，听她讲故事。

奶奶讲起萤火虫的故事。有一个读书人，很晚了也没睡着。忽然有星火出现在墙上，开始是萤火之光，然后慢慢变大，大如弹丸，四下里飞来飞去，慢慢飞低，就飞到睡在床上的读书人的脸上了。他迷迷糊糊中，看到光里有一个女子，插着珠钗，红衣碧裙，摇头摆尾，很是可爱，读书人于是张开手把光抓住了，在烛火下看一看，是鼠粪，大如鸡蛋，破开一看，里面有一只头红色身体青色的虫子，于是就把它杀了。

故事吓坏了我们，三妹害怕得扑进奶奶怀里。

奶奶哈哈一笑，讲起另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个叫车胤的孩子，很爱读书。但家里穷，没有钱买油照明读书。到了夏天，他就捉萤火虫入瓶里，借荧光照明，夜读。

院子突然黑了，停电了。那段时间附近那片工地施工，常常莫名其妙断电。

天空像罩上一块布，黑得渗人。三妹的哭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里乱窜，打断了奶奶的故事。奶奶回

到屋里，点来一盏烛。有轻微的风，摇得烛光晃。突然，三妹尖叫起来：“星星！”

竹林那边，有点点亮光，一闪一闪的。那亮光在移动，忽儿粘在竹叶，忽儿飞向高处，有几颗向着院子飞过来呢。

越飞越近，亮到了头顶。我和弟弟跳起来，把手伸向星星。差点就要摸到它了，可它又突然飞向高空，飞向远处。三妹叫着：“奶奶，星星飞走了，我要，我要！”

奶奶回到屋里，拿来一个空瓶。“我来帮你们捉星星，把它关进瓶子里，不让它飞走。”

我们追在奶奶的身后，走向小竹林，走向星星闪烁的地方。奶奶放慢了脚步，悄悄“嘘”了一声，制止了我们的声张。竹林里，隐隐的光影，我看到奶奶的手小心地伸向挂在竹叶上的“星星”，两个指头一捏，星光在她的手上了；她把指头伸进空瓶，星光已在透明的瓶里闪亮。

一只，两只……一会儿，瓶里已堆成了一团光。奶奶把瓶子举起来，像举起了一盏明灯，照亮夜色，照出了竹影婆娑。我看到奶奶的白发都

是青丝，三妹笑起来的酒窝在荡漾。

奶奶把“灯”传给我。我透过瓶儿，那颗颗光亮在轻轻蠕动。“灯”传给了三妹，三妹惊叫着：“星星长着翅膀。”

是的，那是有翅膀的星星！

我们举着“灯”，回到院子。我们围着有翅膀的星星，假在奶奶的身边。奶奶告诉我们，有翅膀的星星，是一种昆虫。它的尾巴能发出荧光，叫萤火虫。

夜深了。奶奶说，该进屋睡觉了。我们都争着要关着萤火虫的瓶子。

奶奶说，萤火虫也要回家。它也有妈妈，它也有孩子，我们放它回家吧。三个孩子捧着装满星星的瓶子。三妹打开了瓶盖，一颗一颗的“星星”展开了透明的翅膀，飞起来了。亮光一闪一闪，越飞越高，布满了整个夜空！

望着飞翔的星光，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忽明忽闪的星光下，我隐约看到了风吹树叶的掠动，静夜里竹叶叶尖上正在积聚的露水，一朵即将绽开却看不到根的不知名的野花，以及黑夜中孩子的笑容、无人知晓的泪水……

# 教我读星星的爷爷奶奶(外二首)

□ 黄官品(云南)

爷爷是个白胡子  
奶奶是个花葫芦  
说话做事慢悠悠地数指头  
今天属鸡  
明儿属狗  
十二属相从指头爬过来，翻过去

春风浩荡而过  
春雨羞羞答答走来  
布谷鸟叫了  
种子发芽了  
在电闪雷鸣的一场场暴风雨中  
听见万物拔节的声音  
高处的天空渐渐蹲下来

生的生，长的长  
万绿丛中白的黄的紫的花朵  
摇摇晃晃唱着跳着来了  
搭起架，扯起篷  
这边蛙鸣，那边亮起一盏盏萤火虫  
小瓜小豆，小茄子  
光秃秃的身子  
一嘟噜一嘟噜嘻嘻哈哈蹦出来

没等爷爷奶奶和父母  
从田野回到家歇歇脚  
转身出门，哟哟哟——  
田田地地，一片片惊喜的目光  
大地黄了  
天气凉了  
犁头雁从天空飞出来了  
繁星满天几颗颗  
秋风秋雨  
脱光的衣服又一件件穿起来

老南瓜煮熟的冬天  
月亮儿爬在窗口读书  
说话睡觉做梦等天亮  
在一声声雄鸡的啼鸣中  
村东头张家杀羊宰猪了  
村北边李家姑娘出门上轿了  
锣鼓喧天响起来  
大红喜字帖上门窗  
数完指头的爷爷奶奶，躲猫猫似的不见了

## 天空和大地

云儿，一朵朵花

天空，一床床花被子

太阳开出花朵朵  
月亮结出黄果果

风，一阵阵吹过  
雨，一场场淋过

绿叶渐渐黄了落了  
雪从昨夜的梦中溜出来

天空抱着星星和大地  
睡成一小朵棉花儿

## 月亮

一声声蛙鸣  
一个个夏夜  
被奶奶从山脚下  
一桶桶挑回来  
一瓢瓢舀进石缸里  
一缸明晃晃的水  
圆溜溜地挂天上

# “秒回”童年

□ 赵自力(湖北)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不经意间慢慢长大，但一不留神，瞬间又会回到童年。

有午饭后散步，巷口围了一群人，看起来好热闹。我凑近一看，原来是炸爆米花，生意刚开张。爆米花师傅一边娴熟地摇着爆米花机，一边和旁边的人闲聊，时间过得不紧不慢。我忍不住驻足观看，还挤在了爆米花师傅的旁边，那是小时候经常做的事。我打量了一下人群，多半是中老年人，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过了许久，爆米花师傅笑着说：“准备好耳朵哈，我要‘起爆’了。”他停下摇风箱的手，起身站起来，人们纷纷捂住耳朵，有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爆米花师傅一脚踩下去，只听“啪”的一声，一团白气升起，颗颗雪白的爆米花就倒进了布袋里。“来尝尝吧，好吃

着呢。”爆米花师傅提着布袋，招待着客人。我抓了一把爆米花，谢过师傅，就赶紧尝了一口。那爆米花热乎乎的，又香又脆，散发着好闻的米香，跟记忆中的一样。吃着吃着，感觉一下回到了童年时光。“好好好吃。”围观的老人们纷纷赞叹着，有的连忙买了些带回去。那些老年人，和我一样，嘴里嚼着爆米花，脸上带着笑，瞬间都回到了童年。

去年冬季的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雪。第二天一大早，推窗一看，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我顿时兴奋起来，拿起工具就去堆雪人。小区到处都是雪，来玩雪的人还不少，还有许多大人借陪孩子的名义，兀自玩起雪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堆堆雪人，打打雪仗，滑滑雪，小区里一片喧闹，连空气都充满了快乐。有几位

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手套，在平整空旷的雪地里踱步。他们像儿时的我们一样，喜欢踩在厚厚的积雪上，听那咯吱咯吱响的声音，活脱脱就是个老顽童。

女儿喜欢看动画片，往往是她看她的，我就在旁边看书。有一天，放动画片《西游记》。那熟悉的曲子，一下勾起了儿时的回忆。我经不住《西游记》的诱惑，搬了把椅子和女儿一起看起来。我们并排坐着，聚精会神地看着精彩的故事，真有点瞬间回到童年的感觉。孙悟空的聪明，猪八戒的憨态，唐僧的善良，以及各路妖怪的骗术等，我们热烈地讨论着，乐此不疲。好看电视，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分享，这是小时候经常做的事情。

“秒回”童年，是种特别美好的感觉。不管多老，愿我们永远童心未泯。



摄影 听松



## 童年

□ 听松(云南)

夏日温情  
从门前流过  
稚嫩双手  
推开所有束缚  
小伙伴一起

拥抱着这美好的时光  
浅尝这一缕清凉  
捞起一片  
快乐的童真

溅起一弯弯涟漪  
锁住一生  
幸福的记忆

# 外婆家的红色联络点

□ 陈利

我小时候，外婆和母亲经常向我们讲述，在解放前夕，她们是如何在山城重庆直接或间接为党工作的往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些故事不仅记忆犹新，还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

## 绝佳的红色地下联络点

重庆还没有解放时，外公外婆家居住在重庆江北区上横街，在我幼小的印象中，外公外婆的家是一座木梁青瓦的大民居，背靠一道山梁，民居中间是一处偌大的天井，天井内有花园、鱼池、环屋檐水沟等，即便暴雨也安然无恙，如是天晴屋内也阳光明媚，居住在此十分惬意。

外公雷步伦，外婆姓李，真名李善祥，旧社会妇女都以她家男人的姓氏相称，江北上横街一带的街坊邻居都称外婆为“雷妈”。解放前，外公在城里当差小职员，外婆在家抚养两男四女(其中夭折一女)。外婆是四川广安人，与著名的中共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游击队有千丝万缕的亲情感，后随外公来到江北上横街安家立业。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外公外婆家便成了中共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游击队进城开展革命工作、传递重要情报、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一个红色联络点。

外婆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动作麻利，腰上常常控上一条蓝色的围布，说话不仅声音宏亮，而且语速较快；头上梳着两根发髻，如果干上重活、累活，发髻就盘上头顶，顿显灵活麻利。外婆的打扮和形象，一看就是地道的家庭主妇，这为党的地下工作开展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 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

1949年，在山城重庆即将解放之时，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游击队积极开展地下活动，阻止国民党对革命的疯狂镇压与破坏活动。当年的江北上横街遍布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人员，加上地方街道上的保长、甲长们充当密探与耳目，白色恐怖令人窒息，哪家哪户有什么动静，来了什么人外人，有什么集会与活动等

等，不一会儿就反映到警察特务那里去了，很快就有持枪荷弹的军警特务人员上门。

外婆经常给我们讲，上横街老房里隔三差五就有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游击队的人员来落脚，他们都是晚上来，天不亮就出门。有时还经常晚上点上煤油灯开会。外婆不懂大道理，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加上是自己家的远房亲戚们，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他们。

帮他们在开会，外婆就在大门外把风放哨，看见保长甲长巡查打更，就赶忙报信，吹灯灭火，赶快睡觉；有时来的人多，外婆就卸下门板、抱来稻草等，打地铺让他们休息；如果有同志要白天出门活动，外婆就主动带上这些同志一道外出，上街后逢人便说：“陪我的表兄弟(或表姐妹)进城买东西！”然后送到目的地。

据外婆讲，在共产党队伍中，她最亲近的姐妹(像今天的闺蜜)名叫刘隆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女强人，不仅文化水平高，还擅长一手双枪，后来得知刘隆华是文学作品“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原型共有三名女性)。刘隆华和华蓥山游击队名声威震四方，国民党对此恨之人骨，却又闻风丧胆。

随着山城重庆解放的日子临近，国民党更加疯狂追捕共产党人，各种破坏山城的计划也加快实施。相应的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游击队进城活动也大为增加。1949年期间，刘隆华经常带队进入重庆城收集情报，特别收集如何营救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同志，阻止国民党炸毁第二十一兵工厂(长安厂的前身)、大溪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的情报，以及联络更多的地下党人员参加迎接解放的活动中来。每次进城刘隆华一行都落脚外婆家，两人亲如姐妹、形同手足。因叛徒的出

卖，那时重庆地下党活动基本处于潜伏和隐藏状态，这给刘隆华的联络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 临危不惧智斗特务

随着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游击队进入重庆的次数增多，到外婆家落脚周转的频率也增多，对外掩护的难度也加大。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外婆为保护革命地下党员，不让刘隆华等人外出，让我母亲(当年未满10岁)、大舅(当年只有七八岁)帮他们出门做联络工作。据我母亲说，她和大舅经常给一些学校的老师、店铺的老板送去报纸、杂志、信件，至于是什么内容，小孩完全不知，并且还一路玩耍、一路打闹着送去，完全没有引起国民党的军警特务人员的怀疑。

据外婆讲，当年的上横街不仅警察特务很多，还居住着一队国民党的宪兵，他们身穿美式军装，脚蹬美式皮靴，腰别左轮手枪，手牵一条德国狼狗，趾高气昂，耀武扬威到处巡查，真说地方上的保长甲长，就是街上的警察特务都惧怕几分。如有看不顺眼的地方，轻则几耳光，重则放狼狗咬。这些宪兵受过专门训练，一般掩护很难蒙混过去，有很多地下党人员都落他们手里。

随着刘隆华等地下党员到外婆家次数和人员的增加，渐渐增加了地方上保长和甲长的怀疑，他们多次上门查看、询问这些地下党人员，每次外婆都轻松自如地应付过去，但始终没有消除他们的怀疑，他们就把这一情报上报给国民党的警察。

一天晚上，几名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持着枪，气势汹汹来到外婆家，破门而入，用手枪指着地铺上的地下党人员，大声喝道：“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外婆赶紧掩护道：“这是我的表兄弟，进城来看我，有什么不对吗？”

一名警察一气之下，用手枪顶着外婆的头说：“老实讲，你哪有这么多表兄弟？怎么经常进城来？是不是共产党？”

外婆面不改色、心不慌、话不乱，面对头上黑洞洞的枪口，沉静回答道：“我们穷人家咯，就有这么多表兄弟，老人家讲究多子多福得嘛，我肯信，你们家就没有表兄弟了！”“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老家的日子不好过，来找我这个表姐，难道有错嘛！”“共产党，你见过共产党没有嘛？长啥子样子嘛？你看我的表兄弟像不像嘛？”最后，这帮警察特务问不出、也查不出什么结果，就灰溜溜走了。

## 让不起眼的小孩参与情报传递

帮助地下党人员外出联络，我母亲和大舅频繁外出送“书”送“报”，也是险象环生。

一天，邻居在门外突然高喊：“雷妈！雷妈！你家大娃被狼狗咬了，快去！快去！”外婆闻讯急忙跑去。不一会儿，外婆抱着大舅回到家中，脚上被宪兵的狼狗咬掉一块肉，那时没条件上医院治疗，也不可能打狂犬疫苗什么的，外婆只得自己动手赶紧止血包扎。若干年后，大舅的脚上还有一大块明显的伤疤。据外婆讲，当时大舅是帮地下党的同志送一本“书”，路上遇到国民党宪兵牵着一只狼狗，宪兵为了逗乐，故意放开狗绳，吓唬小孩，结果被咬伤了。幸运的是送的那本“书”没有丢掉，不然损失就大了。

还有一次，我母亲替刘隆华的队员送一份“报纸”，外婆叫她回来时买点豆瓣儿。“报纸”顺利送到，豆瓣儿也买到了，正当母亲端着盛满豆瓣的小碗赶回家的路上，一个国

民党的警察拦住了她，恶凶凶地问道：“小孩，端的什么？”“豆瓣。”我母亲回答道。“豆瓣里面藏的是啥子？把碗翻过来检查！”母亲只得忍气吞声地把盛满豆瓣的小碗翻了过来，倒了一地。“哈、哈……”警察发出一阵狂笑，原来他们是借检查之名戏弄百姓。

## 参与救援 迎接解放大军

1949年接近年底，外婆从地下党那里得知，解放大军即将打进山城，国民党也在加紧屠杀革命同志，疯狂进行城市破坏。外婆吩咐家人千万不要随意外出，听到枪炮声赶紧往家里跑。后来听说大溪沟电厂保住了。那段时间，外婆每天一个人独自外出，很晚才回家。终于有一天，一阵地动山摇般的爆炸声突然响起，雨点般小石子“哗啦啦”打在房子上。惊魂未定后，有人跑来外婆家，告诉地下党的同志：“兵工厂遭国民党炸了，死了很多人！需要营救……”“解放军已打进城了，马上要过嘉陵江、进江北城了，也需要人带路……”外婆听后，赶紧安顿好子女，随地下党的同志一道跑了出去。

后来才知道，外婆当年与地下党的同志一路小跑到兵工厂。据外婆讲，沿途看到不少被炸死的尸体，很吓人。但外婆顾不上这些，她们用双手刨开废墟，救出了不少人，直到天黑才回到家。

据我母亲讲，外婆家成了解放大军首选落脚点。解放军首先安排伤病员入住外婆家，其他的在大街屋檐下打地铺或席地而坐，没有一人进居民家。虽然大军们说的话听不懂，但对待外婆一家如亲人一般，战士们纷纷自己动手，有的下嘉陵江边挑水，有的下门板打地铺，有的借来铁锅煎大饼，有的打扫清洁，有的搞宣传贴标语……

经过短暂休整，某天一大早，解放大军悄悄离开了。外婆家的水缸里装满了水，门板安装还原，铁锅洗净归还、地铺和街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婆家灶台上还留下几块铜板和大饼，据说这是用了老百姓家的柴火钱……我母亲说，此场景与今天影视剧一模一样。

## 不是党员胜是党员

大重庆解放了，山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外婆仍然以一个极为普通的居民，过着再平凡不过的生活，享年85岁时离开了我们，走完了她平凡而传奇的一生。

我们后代一直有个疑问：当年外婆为啥不顾个人和全家人的性命，舍生忘死帮助中共地下党？既然外婆为党做了这么多工作，革命信念又这么坚定，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带着这个问题与外婆交流过，曾开玩笑地说，如果外婆当年加入党组织，今天也算一个正宗的离休干部了。

外婆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她告诉我：“我十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只知道共产党能帮助老百姓过好日子；帮助共产党，就是帮自己、帮天下所有的老百姓。”这就是一个老百姓最朴实的心声。

外婆说，当年我也给党组织负责人刘隆华提出过入党申请。后来，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语重心长地答复外婆：“你已经在为党工作了，并且成绩显著，完全符合入党条件，考虑到你家庭子女多、山城党组织遭叛徒出卖破坏严重，党组织特别需要你这样的地下联络点，并以普通群众身份开展地下工作，是最好的最稳妥的选择。”党组织的答复让外婆欣然接受，没有半点怨言，继续出生入死为党工作。

外婆的故事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是我们党与千千万万个“外婆”的故事，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普通民众的缩影，外婆的故事回答了我的疑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在普通民众身上的缩影！